

发现暗恋的人有了男朋友或女朋友时什么感受？

我在我暗恋的男生家里，撞见了一个围着浴巾的女孩。

她应该刚刚洗完澡出来，头发还在滴水，面颊微微泛粉。

主卧的门还开着，里面是一片暧昧的昏暗。

我很难不去想象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

我甚至隐约从空气中嗅到了一点体液的咸腥。

肖淮啊肖淮，我喜欢了十年的男孩，在今天和别的姑娘上了床。

长达十年的暗恋，在这一刻，我终于死心了。

1.

肖淮出了车祸，右腿骨折，至少要躺一个多月。

这期间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伺候。

在我妈的再三催促下，我拿着煮好的粥来到医院。

肖淮真有钱，住的还是单人病房。

我禁不住感叹。

他正在看书，听到动静微微抬头，目光迎向我。

不久前还信誓旦旦表示以后不会再缠着他，结果这才没两天又巴巴出现在了他面前，我站在门口，不由有些尴尬。

类似的话这些年我说了许多次，以至于到后来，肖淮对我所谓的“决心”已经免疫，从起初的冷漠愠怒到后来的无动于衷，那天我说完后，我甚至从他眼底看到了一丝轻慢的嘲意。

其实说是许多次，真正算起来也只有三次而已。

每一次的失败妥协，都让他更加吃定我离不开他。

但他不知道，每一次我都是真的失望透顶，我的失落和难过都是真实的，想要放弃的心情也是真实的。

这一次我是真的发现，我好像没那么喜欢他了。

我原本不想来的。

但是我妈说，“你工作时间自由，正好可以照顾一下小淮。这么多年邻居，小淮也算你哥哥了，两个小孩在外面要相互照应。”

我拒绝的话还含在嘴里，肖淮的妈妈又拿过电话，温温柔柔略带感激地拜托我照看她儿子。

我说，“可是肖淮有女朋友。”

“女朋友？小淮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那头俱是惊讶。

几分钟后，我妈又给我打来了电话，“你阿姨问过了，肖淮说他
没有女朋友，你弄错了。”

“.....”他只是还不想告诉你们罢了。

将保温桶的海鲜粥倒出来，一瞬间鲜香溢满了整个房间。

我将碗递给他，他看了我一眼，沉默地接过。

只尝了一口，他就觉出不对，“是外面买的？”

我点点头，找了个椅子坐下，“来的太匆忙，没来得及煮。”

肖淮微微抿唇。

我说，“你先将就吃一点吧，下次我再给你做。”

肖淮不喜欢吃外面的食物，一来觉得不干净，二来嫌弃调料味
太重。

海鲜粥做起来复杂，光是食材就要四五种，还要处理虾须虾
线，如果换作以前，我的确可能提前一两小时给他做好。

不多时，陈琦来了。

三伏天，她被晒得面颊微粉，气喘吁吁，笑着说，“肖淮，我给你带了粥，是我亲手做的。”

我注意到，她穿的是一条牛仔包臀裙。

让我这么在意的原因，是源于第一次见面，肖淮面带欣赏地夸过她一句，“你很适合穿裙子。”

对比强烈的是，同样的情景下我穿裙子，别的男生都盯着我大腿看，只有肖淮蹙着眉说，“好端端怎么穿的这么奇怪？”

因为这句话，我到现在都很少穿裙子。

那之后我苦思冥想，到底什么样的女生在肖淮眼里能得到“合适”这样的评价。最终得出结论，陈琦很瘦，腰臀比很好，再加上一头黑长直，什么样的裙子在她那里都能穿出气质。

为此我刻苦减肥，把自己饿的面黄肌瘦，有气无力，终于瘦到九十五斤以下。嘉嘉痛心疾首地骂我，“你皮肤比她白，腰比她细，胸比她酥挺，还有漂亮的天鹅颈，可再怎么样男人对你没感觉就是没感觉，你还不明白吗？”

我明白，可是我没办法。

她现在穿的这条裙子，和我当初被肖淮嫌弃过的那条很相像。

很短，完美包裹住臀线。

看到陈琦的穿着，肖淮的眼神没有任何变化。

果然，奇怪的不是裙子，只是分人而已。

“谢谢，但是我刚刚吃过了。”肖淮放下碗。

“噢，这样啊。”陈琦有些失望。

我接过保温桶，“没关系，可以热热夜里吃。”

这样我就不用煮了。

我打开盖子闻了一下，欣喜的想。

肖淮看了我一眼。

他们在聊天，我坐在一旁低着头玩手机。

肖淮对陈琦明显体贴很多，还递了条毯子给她盖腿。

我趴在桌子上，不知不觉睡着了。

2.

肖淮不喜欢我，我一直很清楚。

我们认识的太早，我剃个板寸，天天穿着小背心跑来跑去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形象在他脑海中根深蒂固。一直到初中，我都是还是假小子形象，以至于对他来说我始终都是那个干瘦干瘦的邻居家的小孩，连性别都是模糊的。

哪怕上高中后我就蓄起了长发，发育后的身材也被很多人夸过，他对我的印象仍然没有改变。

最近一次感到挫败，大概是不小心听见他跟陈琦聊起我，轻描淡写地调笑，“你说姚衿？兔子都知道不吃窝边草。”

然而即使如此，我都只敢拿着早餐默默站在门口，调整好心情再装作若无其事地进门。

害怕点破后，我跟他最后的那点联系也断了。

卑微到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的地步。

几天前，我在肖淮房间撞见了只围着浴巾的陈琦。

她才从浴室里出来，一头秀发还在滴水，裸露着白皙柔滑的香肩，素颜看起来比妆后清纯不少。

我们面面相觑，她面上闪过错愕，然后短促地惊叫了一声，躲在肖淮身后。

主卧的门还开着，里面是一片暧昧的昏暗。

我隐约从空气中嗅到了一点体液的咸腥。

肖淮啊肖淮，我喜欢了十年的男孩，在今天和别的姑娘上了床。

虽然她看上去很惊慌，但我们都清楚，狼狈的那个其实是我。

我维持着最后一点体面，镇静地递过手机，“阿姨联系不上你很着急，这才给我打电话。”

肖淮看了我一眼，面上没有太多情绪，接过手机走到一旁，“喂？妈我在。”

他并不在意我的想法。

我微微敛眸，将视线放低，让自己不用和她对视。

就是这个女孩，在整整一个月间，每天早上进到肖淮家里，傍晚六七点才会离开，偶尔碰见我，还会笑着同我打招呼。

过去他从不允许女生进出他家，我算个例外，可如今连这唯一的例外也没有了。

大概是妒忌心作祟，我总觉得那笑容里夹杂着淡淡的讽刺和炫耀。

我是不是该庆幸她没有在他家过夜。

那时的我还在想。

没想到这么快就打脸了。

和妈妈聊完，肖淮把手机还给我，解释说，“没注意到手机自动关机了。”

“嗯。”我确定没有流露出过多的面部表情，语气平常的说，“那我回去了。”

肖淮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神色难辨，“好。”

我转过身，却被陈琦叫住了。

她有些不好意思的说，“昨晚喝了太多酒，衣服臭臭的，我都不想穿了，可以找你借一套吗？”

她弯弯唇，“我觉得我们身材差不多。”

我顿了顿，回头抿出一个笑，“可以。”

回去后我在昏暗的房间里坐了很久，那天具体是怎么度过的我并不愿意回忆，只知道人在真正无力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哭泣的欲望。我很清楚女生在一个单身男性家里洗澡意味着什么，我不愿猜想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是怎么发生的，但偏偏那些片段和画面不断涌进我脑子里，等我回过神来，我的手心已经被自己掐紫了。

看着掌心层层叠叠的指甲印，我突然觉得很难过很难过。

那之后我就打算放下了。

甚至有了离开这座城市的打算。

可谁知没过两天，肖淮就出车祸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我迷蒙地抬起头，揉了揉发酸的胳膊，“陈琦呢？”

肖淮似乎心情不是很好，言简意赅，“走了。”

我还在琢磨他们是不是吵架了，就看肖淮合上电脑，捏了捏眉心，“把床底下的尿壶给我。”

我愣了一下，“哦.....好。”

肖淮掀开被子，露出下身的蓝白条纹的病号裤。

我不敢看，“需要我回避一下吗？”

他似笑非笑。

“随你。”

3.

夜里我要陪床，所以时不时看向肖淮，想看他有没有睡觉的打算。

十一点的时候，肖淮终于关了电脑，“弄条热毛巾过来，我擦擦身子。”

“擦身子？”

好吧，车祸以后，他至少三天没洗澡了。

我拿着毛巾出来，肖淮正在解扣子。

随着胸肌、腹肌的袒露，他将上衣整个脱了下来，身材略瘦但又不显单薄，肌肉线条流畅。

如果是以前，我脸已经红透了，想看又不敢看。

面对喜欢的男人，谁又不是个小色胚呢。

肖淮接过毛巾，擦拭着脖颈和手臂。

健壮的胸口随着呼吸微微起伏。

看着看着，我竟然有点走神。

半晌，他将毛巾递给我，“去洗一下。”

“噢。”

我像个任劳任怨的小媳妇。

毛巾洗好了，他没接，“后背。”

我会意，拿着毛巾替他细细擦洗了一遍。

手底下的肌肤光滑柔韧，和女生细腻柔软的皮肤很不一样。

肖淮一直没有说话，直到我擦拭到他腰间，才蓦地按住我的手。

“好了吗？”我问。

他瞥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示。

“下面也要擦吗？”

问完我一愣。

肖淮也僵了一下，垂眸看着我眼神复杂。

完了完了。

我心里懊悔，我怎么能调戏一个有女朋友的男人呢，他肯定又要误会我了。

“要不然还是找护工吧？”收拾完了，我认真地提议。

肖淮蹙眉，“你觉得我很麻烦？”

“或者以后这种事情，还是等陈琦来了再弄。”我说，“毕竟她是你女朋友。”

肖淮：“她不是我女朋友。”

都在一起睡过了还不是女朋友。

肖淮，你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渣了。

4.

我跟嘉嘉说了那天在肖淮家里撞见陈琦洗澡的事情。

她气的磨牙，“到了这个地步你不会还对他死心塌地吧？”

我揉了揉脸，“我是死心了来着，本来说离开这里回南城的。但是肖淮不是出车祸了吗？我妈让我照顾他一段时间。”

“等一下，我记得我有个哥哥好像也在A市工作，我问问。”嘉嘉慷慨的说，“把我哥哥介绍给你吧！他长得很帅的。”

“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哥哥？”

“表哥啦表哥，我让他加下你微信。”

几分钟后，有个名叫儿的人发来了好友申请。

加上后，我们都没有说话。

可能对我并不感兴趣，只是不好拒绝吧。

我没放心上，很快忘了这回事。

大约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经过拍片复查骨折没有移位，肖淮才可以出院。

这期间，陈琦每天都会来看他。

她会给肖淮带水果，带吃的，给我省了不少事。

肖淮对她很客气，事实上他对谁都很客气，只是对我不假辞色。

陈琦关切地问我，需不需要回家休息下，这边她来照看就可以了。

“可以吗？”在医院我确实睡得不怎么好，肖淮有时候要起夜，有时候要喝水，一晚上我总得醒个两回。

她甜美的笑着，“当然啦。”

床上的肖淮目光沉沉的扫过来。

我拿起包包，“那我晚上再过来。”

走之前，我看见肖淮薄唇紧抿，那是他生气的表现。

大一那年他得过一次很严重的感冒，一直高烧不退，又强撑着不愿意去医院，我背不动他，只能在出租屋里彻夜不眠地守着他，想尽办法给他降温，熬的眼睛通红。

两个人孤身在外地上学，无亲无故，那天晚上我是真的觉得很无助。

好在第二天他烧退了不少，人也清醒了，睁开眼睛无声地望着我。

我憋了一晚上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磕磕巴巴的问他饿不饿，想吃什么。

那段时间流感横行，肖淮问我，不怕被传染吗？

我很恋爱脑地说了一句，“我宁愿生病的是我。”

肖淮沉默了。

如果是那时候的我，一定不放心把车祸受伤的肖淮交给另一个女生吧。

.....

“小心一点。”

沉浸在回忆里的我没留意到自己差点在医院走廊里撞到人，男人的食指点在我额头，防止我撞到他身上，语气没有太多责怪的意思。

我有点懵逼地抬起头，发现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医生，个子很高，至少高出我一个头，穿着白大褂，眉眼和鼻子生得尤为优越。

他对我笑了笑，又看了一眼我身后的病房，越过我离开了。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

原来别的男生也可以这么帅。

5.

晚上，坐车去医院的时候，嘉嘉突然发消息给我，说她表哥已经去看过我了，觉得我很可爱。

我：？？？什么时候？

嘉嘉：等他自己告诉你啦，他不让我说。

于是我就这样满腹疑云地进了肖淮的病房。

病床上坐着一个男人，额头缠着纱布，看见我灿烂一笑，“姚衿来啦。”

肖淮说，“这是陈琦的哥哥，陈午。”

“哈哈你可能还不认识我，但我很早就知道你了。”陈午站起来跟我打招呼。

肖淮面无表情，“那天晚上就是他开的车。”

“唉，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是也受伤了吗，还伤到脸了呢。”陈午一巴掌拍在肖淮裹着石膏的腿上，抬头看着我怯怯地说，“姚衿你可别怪我。”

“行了你可以回去了。”

“你不要我说，那我可真走了啊。”陈午嘟嘟囔囔地走了出去。

我拿出去肖淮家替他取的换洗衣物，“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会出车祸？”

他没有回答。

肖淮有洁癖，两天不洗头已经是极限，我去卫生间打了盆水给他干洗，在丰沛的泡沫间细细按摩着他的头皮，肖淮闭着眼，五官惯常俊秀的让人心动。

空气中有种淡淡的温情流动，只有这个时候才会让我觉得，或许他对我也是有感情的。

这种感情里包含着习惯和信赖，可惜并没有我想要的喜欢。

吹过头发，我忍不住摸了两把，他发质很好，乌黑发亮，柔顺的让我这个女生都羡慕。

肖淮握住我的手腕，将我的右手攥进掌心。

我骨架小，看着瘦，但其实很藏肉，嘉嘉总爱搂着我，说我软绵绵的抱起来好舒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肖淮很喜欢捏我的掌心，常常漫不经心地攥着我的手把玩揉搓，偏偏手心是我的敏感部位，每次没摸几下就让我双耳发烫，体温不可抑制地升高，心猿意马。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过去我喜欢他，虽然很难受，但每次都忍了下来，甚至还会抱有几分甜蜜。

可这一次，我将手抽了回去。

肖淮的掌心空了，抬头看向我，眸色有些发暗。

你看，原来不喜欢他，也没有那么难。

.....

隔天早上，主任医师带着几个医生来查房的时候，我又看见了昨天那个帅哥医生。

他站在主任身后，见了我微微一笑。

例行问过身体情况，主任点点头，说恢复的还不错，又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就带着一群人走了。

那个医生落在最后，看了眼肖淮的病历，“后天出院？”

我“嗯”了一声。

“这么快啊。”他隐隐约约说了些什么，我没太听清。

医生的视线在我脸上晃了一圈，笑了，“姚衿你好，我是江璘。”

说完他便走了出去。

我突然意识到什么。

江璘？儿？

肖淮问，“他是谁？”

我愣愣的说，“好像是嘉嘉给我介绍的对象。”

6.

肖淮出院那天，陈琦也来了。

我忙前忙后办出院，她在那里陪着肖淮说悄悄话，两个人挨得很近，陈琦还把手搭在他手臂上。

我叹了口气。

这就是舔狗的悲哀。

他们在谈恋爱，而我在琢磨怎么报销医药费。

混乱中我把肖淮的医保卡弄丢了，急得团团转，幸好撞见了江璘，他陪着我找了一路，最终发现被护士捡到放前台了，他看我迷迷糊糊，亲自把我送到出院窗口办理的结算手续。

然后望着我大包小包的东西，问我要不要帮忙。

我有些不好意思，“会不会耽误你时间.....”

他弯弯唇，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是你的话，就不会。”

连故意撩我都那么可爱。

江璘帮我把行李拎到医院的地下车库，还将行动不便地肖淮扶进了车里，做完这些，他看看另外两人，又将目光转向我，“那我先回去了，后续的恢复出现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我。”

我点点头，心里满是感激，“谢谢江医生。”

他噙笑冲我摆摆手。

自始至终，肖淮都没有说话。

陈琦笑咪咪地问我，“男朋友吗？”

我打开车门，沉默了一会儿，“还不算。”

肖淮跟我是邻居。

不仅小时候是，现在也是。

为了离他近一点，刚毕业的我省吃俭用，住到了距离公司二十里开外的市中心，交着每月占去我工资二分之一的房租，每天都要想着怎么才能省出明天的饭钱。

直到后面我写稿的收入多起来才好一点。

如今倒是方便照顾他了。

肖淮今天的话格外少，连陈琦在车上跟他聊天他都没有太多兴趣，不过他冷冷淡淡的样子我早已习惯，没有过多在意。

他的骨伤并不严重，已经可以自己下地洗漱了，但还是要尽量减少活动。

妈妈在视频里让我看着他，别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摔倒了。

我把笔记本搬到了他家，这几天为了照顾他更新量跟不上，已经遭到了大批读者的严肃谴责。

我能说是为了照顾暗恋对象吗？有女朋友的那种，虽然他不承认那是他女朋友。

她们肯定觉得我是小三。

江璘会以关心患者为由和我聊天，我也会拿询问病情当借口找他闲扯，我们心照不宣。

时间久了，我很想去找他检查身体。

可惜他不是妇科的，想见他我还得伤筋动骨。

有意思的是，脑震荡痊愈后的陈午经常过来，拿着他的时装设计稿和成品和肖淮讨论。

原来他们想开一个主打原创设计的网店，还在初创期，把肖淮的家当成了工作室，陈琦就是他们的模特。

“其实这里就有个现成的模特，我妹妹一个人风格太单一了，有些款型她不太适合。”陈午摸着下巴打量我。

肖淮阖眸，没有看我，“她不行。”

陈午无奈地朝我摊手。

我弯了弯唇，没有说话。

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会因为他随口的一句评价陷入自我怀疑。

夜里，我坐在阳台吹风，老妈在和我通视频电话。

聊着聊着，她突然和我提起了肖淮，语气很委婉，“感情的事不能强求，这么多年，能在一起早在一起了……”

我说，“妈我明白，我好像没那么喜欢他了。”

我妈愣了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以往我最难过最嘴硬的时候，也只是通红着眼眶哭喊：肖淮，你真以为我离了你会死吗？放心好了我再也不会巴着你了。

而从没有说过，我不喜欢他了。

老妈点点头，没说什么。

挂断视频，我转过身。

肖淮就站在我身后，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7.

两周后，江璘终于要和我约会了。

见面当天，我特意穿了一条我觉得很漂亮的裙子。

在医院之外的地方看到江璘，我还觉得有点不习惯。

他脱下了白大褂，穿着一件偏休闲风的衬衫，腰窄腿长，气质干净，一股青年才俊的气息扑面而来，我都不知道嘉嘉竟然有这么帅的表哥。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跟平常的风格很不一样。”

我有些紧张，“我很少穿裙子。”

“嗯，穿得这么好看，是要少穿。”

我一愣，抬头看着他。

他扬唇，目光温和。

我突然放松下来。

接下来的一整天，我终于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女生被男朋友照顾的感觉。

江璘对女孩子似乎特别有耐心，中午太热，因为我随口一句想喝桃桃星冰乐，他让我在座位上等着，自己去星巴克排了十几分钟的队。

我在微信上跟嘉嘉夸他的时候，嘉嘉一脸不可置信，表示每次她说想喝奶茶恰甜品，江璘只会告诉她糖分这么高吃多了容易烂脸，更别提亲自帮她买了。

“长这么大，他连个棒棒糖都没给我买过。”嘉嘉忿忿不平：“呵呵，你待会儿问问他万一你喝完奶茶长痘怎么办？”

等江璘回来，我一五一十地把问题转述了一遍。

江璘把星冰乐交到我手里，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淡定的说：“你是中性皮肤，一般来说不容易长痘。就算长了也没关系，皮肤科的东西我也懂一些。”

我真诚地夸赞，“你好厉害。”

他微微弯唇。

江璘笑起来阳光，清润。

最重要的是，他眼里有我。

不像肖淮总是冷冰冰，我需要小心翼翼地迎合他的喜好和想法，将一颗心吊在半空，随着他的情绪起落。

有时候聊着聊着，我会很抱歉耽误他的时间，“医生应该都很忙吧。”

“是很忙。”他说，“所以才想和你说说话。”

距离上次约会，我们已经有四五天没见了。

我才动念头，他就发来消息：晚上要不要出来看电影？

原来一段双方互有好感的关系是这样的，不再只有酸涩的委曲求全，在我还畏怯着不敢试探时，却发觉他也在努力向我靠近。

电影结束的很晚，江璘把我送回家。

车子停在小区外，下车时他很自然地握住我的手，让我小小地心跳加速了一下。

然后我自己都愣了。

“你住哪一栋？”他问。

“27栋。”我说，“大概要走一两分钟。”

他点点头，“那我把你送到楼下。”

我看了眼时间，十一点半多，肖淮应该已经睡了。

两天前他刚刚拆石膏，基本行动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不再需要我时时照看。

为了多跟江璘相处一会儿，我特意带着他围着小区绕了一圈，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出来，我反正有点心虚。

该来的总会来，五分钟后，我们稳稳地停在了我家那栋单元楼门口。

“晚安。”我依依不舍。

“姚衿。”他叫住我，然后微微拉近距离，手搭在我腰间亲了下来。

他松开我的时候，我急促地喘息了一声，几乎是瘫软在他怀里，依靠着他胳膊的支撑才没有软倒在地上。

他的嗓音有些沙哑，“小衿，你太敏感了。”

太丢人了，我整张脸都在发烧。

偏偏尾椎还在不要命的泛起一阵阵酥麻。

明明是个小色胚，却出生到现在都没有谈过恋爱。

江璘在我耳边低低的说，“你这样，我会想再亲一次。”

我把脸埋在他肩头，假装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蓦地，我听见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男声，“姚衿。”

我心底一惊，慢慢转过身，是肖淮。

这么晚了他怎么还在外面？

8.

肖淮的半张脸隐没在黑暗里，看不清表情。

我有些尴尬，但还是没放开江璘的手，和他对视了一会儿，才轻声说，“路上注意安全。”

江璘点了点头，又看了肖淮一眼，越过他身侧离开了。

我没有说话，刷卡开了单元楼的门，走了进去。

肖淮跟在我身后进了电梯。

被撞见初吻现场，就算是陌生人我都会有些窘迫，何况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肖淮，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跟一个才见过几面的男人接吻。”出了电梯，肖淮在我背后淡淡的讽刺道：“姚衿，以前我怎么不知道你可以这么随便。”

随便？

他凭什么这么说。

我心口突然涌上一股愤怒。

“肖淮，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转过身，试图用平静的语气跟他说话，“谈恋爱是很正常的事情，更别说我们只是.....亲了一下。”

“才认识几天就可以亲你，那再过不久，你们是不是就该上床了？”

“就算上床又怎么样？”我气恼地，“在你眼里我可能不算女生，但在他眼里我是！”

砰的一声，肖淮一拳打在了我身后的墙上。

我头一次看到他这么生气。

从来淡漠的眼睛里泛起红血丝，死死瞪着我，薄唇抿得发白。

肖淮啊肖淮，你在气什么呢。

9.

接下来的两天，肖淮闭门不出。

连陈午都被他拒之门外。

肖淮的妈妈又来向我询问他的情况，我把陈琦的手机号给了她，说这是你儿子的女朋友。

半小时后，房门被扣响，我打开门看见肖淮满面阴沉，举着手机质问我，“为什么把陈琦的电话给我妈？”

我平静的开口，“我只是让她去找该找的人。”

肖淮喉头动了动。

.....

那晚过后，江璘问我，他走后肖淮有没有对我怎么样。

我说，“他不会怎么样的，他只是有些担心我，毕竟是一起长大的，算是半个妹妹。”

江璘问，“你真的相信他只拿你当妹妹吗？”

我沉默了。

可如果不是，那我的这些年又算什么呢？

“你和他住的那么近，我不太放心。”江璘开门见山，“我家隔壁是我朋友的房子，一直空置着，这段时间在找租客。”

他说：“租金方面会比你现在住的便宜很多，如果可以的话，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一年前，也有另一个女孩在追求肖淮，得知了他的住处，费尽心思想要从我手里抢下他家对门的那套房子，当时合同还没签，为了肖淮，我咬牙答应了房东涨价百分之二十的要求。

后来那个女孩还一直贼心不死，又骚扰了我好几次，还嘲讽说反正肖淮也不会喜欢我，让我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我想了想，发了条消息过去：房子你还要吗？我打算转租了。

那头很讶异：真的假的？你当初不是说死也要死在那套房子里。

也难怪她要惊讶，那时候我穷得连换内衣的钱都没有，也没有想过要换个便宜点的房子。

我一边敲着电脑，一边用语音回复，“真的，这房子又小又贵，我想换个环境。”

那头犹豫半天，才说了声好，“你可不要后悔啊！”

“但是我要跟你说清楚，肖淮已经有女朋友了，你搬过来要是为了他，可能没什么意义。”

“谁说我要自己住。”她笑了笑，“你说的那位肖淮的女朋友，我也认识。”

我愣了一下，随即意识到什么。

是陈琦想搬过来吗？

隔天，肖淮又一次敲响了我家的门。

不得不说，最近他找我的频率比以前一整个月加起来都多。

门开了，他神色凝结晦暗，像是想说些什么，可紧接着看到屋内我已经打包好的行李，顿了一下，“你要搬走？”

我“嗯”了一声。

肖淮许久没有说话，我转过身，想回去继续收拾东西，下一刻，我的手就被攥住了。

“你要搬去谁那里？”他声音很低，“江璘？”

我深吸了一口气，“这不关你的事吧。”

肖淮几乎要把我的手腕捏碎，语调冷得骇人，“姚衿，你知道和男人同居意味着什么吗？”

我痛的蹙眉，“我已经二十四岁了，我可以对自己负责。”

10.

他往前迈了一步，“这么说，你们已经发展到那一步了？”

我抿唇，没有说话。

“你喜欢他什么？”肖淮却仿佛更生气了，他欺近我，口吻冷漠得近乎讽刺，“就因为他会对你动手动脚？”

我不得已后退几步，脸因为羞恼涨得通红。

蓦然间记起高二那年，那时的自己怀揣着一腔酸涩的暗恋，不知该不该向他告白，好不容易积累起一点点勇气，却目睹了在

我心里干干净净、谁也不放在眼里的肖淮，在校外的梧桐树下低头亲吻一个女生。

那一刻我的世界崩塌了。

他的手搭在那个女生肩头，闭着眼，神情散漫却温柔。

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名为嫉妒的情绪，也是第一次觉得自惭形秽。

他不见得有多喜欢那个女生，更多的可能只是叛逆期对男女之情的好奇，可那一幕让我明白，他永远不可能那样对待我。

在他眼里，我连个女人都算不上。

既然如此，他又凭什么因为别的男人亲了我生气？

我抬头望着他，“是啊，我喜欢他，我就愿意给他亲。”

燥热的夏天，我穿了一件宽大的T恤，下身是一条灰色短裤，堪堪被T恤的下摆盖住。

肖淮抓着我的肩膀，手掌贴着我的后背滑进了衣服，引起一阵颤栗。

我是个很敏感的人，连捏捏手心都会让我脸红心跳，此刻呼吸更是停止了。

他将手放在我内衣的排扣上，盯着我的眼睛说，“姚衿，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我难以置信，猛地推开他，“肖淮，你疯了。”

肖淮沉默地望着我，眸色一点点变得灰暗。

.....

东西收拾的七七八八，搬家那天，江璘也来帮我。

看见他拿起我中学时期的相片研究，我连忙藏起来。

“你初中的照片嘉嘉给我看过了。”他弯唇，“嗯，短发很帅气。”

“胡说，我要是那样你还会喜欢我吗？”

他沉吟了一下，“性别不变就好。”

“.....”

行李陆陆续续被搬家工人清空，我最后望了一圈空荡荡的房间。

当初我是为了肖淮来到这座城市，如今又为了江璘留下。

在我们准备离开之际，肖淮的门开了。

他眼底有黛青，似乎整夜没有休息好，缓缓念出我的名字，“姚衿。”

他没有在意我身后的江璘，伸手握住我的腕，“不要搬走，可以吗？”

是难得的低声下气。

我无法形容我的心情。

11.

坐到江璘的车上，看出我情绪不好，他体贴地没有说话。

肖淮突如其来的变化并没有让我动摇。

我只是不明白。

他到底是为什么能一边和别的女生谈情说爱，一边要求我像从前那样陪在他身边。

在他心里，我究竟算是什么。

搬进江璘隔壁，我们忙活大半天才把东西归置整齐，累得瘫坐在沙发上。

“饿不饿？”我问。

他“嗯”了一声。

“点外卖吧？”我累得连手指头都不想动。

他笑睨了我一眼，将我从沙发上拉起来，带进他家煮了一碗意大利面给我吃。

“现在起，我们就是邻居了。”他说，“想做什么都方便很多。”

我假装听不懂，“我们要做什么？”

江璘看着我，微笑不语。

我脑子里开始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忙打住吃面。

几天后，嘉嘉在电话里问我，她表哥对我好不好，有没有欺负我。

我说怎么会呢，江璘可是好人呐。

嘉嘉气哼哼的说，他以前谈过两个女朋友，都是在一起不满一年就分了，个个满腹怨言，说他心思根本不在她们身上，这个人看着好相处，其实最是不近人情。

就连发现其中一个劈腿，江璘都很淡定。

他根本不相信感情这回事。

嘉嘉说，看到我真的放下肖淮她就放心了，把江璘介绍给我只是想转移我的注意力，没有想到我们真的会在一起。

江璘有多少是真心喜欢我，有多少是单纯觉得需要个女朋友，或者帮嘉嘉照顾我。

我其实并不介意。

我只是很想谈一段正常的恋爱。

我把对待肖淮的热情放到他身上，认真观察他的口味和喜好，掐着他下班的点，烧了一桌他爱吃的菜。

江璘回到家，看到饭菜愣了一会儿，才洗了手沉默地坐下吃饭。

我有些疑惑，“是不好吃吗？你觉得哪里有问题，我下次改进。”

江璘摇摇头，“很久没吃过这么合我胃口的菜了。”

他很温和，很照顾我的心情。

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和我在一起后，江璘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留给了我。

他会陪我看电影，打游戏，逛夜市，或者拉着长期缺乏运动体质虚弱的我去健身房，充当我的免费私教。

我能感觉到他和我一样在认真对待这段感情。

但我们之间，总像是隔着一层什么。

我想不明白症结所在。

终于有一天，得知他彻夜未归，一直到早上六点才回来，为了赶更新熬了一整夜的我拖着困顿的身躯，煮了一碗热气腾腾饺子端给他。

“怎么才回我消息？”我忍不住打了个哈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

他看着饺子，没有回答我。

我以为他是不想说，就没有继续问，拉开椅子在一旁坐下，支着沉重的脑袋想陪他吃完。

“你对他也是这么好吗？”江璘语调低慢地问了一句。

我一怔。

“不回你消息，不回家，却没有一点怨言，还担心我没有吃早餐。”他说，“只要想到那个人曾经也受到过这种待遇，我胸口就好像被什么堵住了。”

我和肖淮的事情，江璘从嘉嘉口中听说过几回，那时候只觉得好笑，哪里会有这么傻的女孩。

对待感情认真到了让人叹息的地步。

那时候只是惋惜，现在却有些嫉妒。

江璘看着我的眼睛，“昨晚有台急诊，患者的五根手指被机器绞成重伤，我们花了六个小时给他实施手术，后面又忙着和家属沟通，所以没来得及回复你。”

他是在跟我解释。

我点点头，想说什么，又没有说。

“我的器量好像变小了。”他扯了扯嘴角，有些自嘲，“甚至开始不自觉地比较，我在你心里，究竟能不能赢得过肖淮。”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我努力组织语言，“我看到你就觉得开心，每天都在等你回家，为了和你多待一会儿，甚至想抛弃节操和你同居。”

后面一句话说完我就后悔了，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为了向江璘表忠心，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色胚的本质。

“真的吗？”他握住我的手，笑吟吟的，不让我当缩头乌龟，“想和我同居？”

“.....那要同居吗？”

他揽住我的腰。

“要。”

唉，又要搬家了。

我好扑街娃，呜呜呜赞破一万一就让江璘上位